

文註貫
通聯讀

繪圖白話四書

國語四書

●論語卷之四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

政不當責諸人惟反求諸己以興
民行勿徒以言教也必躬行以

先之

正已率物民自觀感而興起
矣以作民事非徒以令驅也

必親
執以勞之

率作興事民自踴躍而
赴功矣子路易視之而

請益

馬子慮其喜於有
為而難以持久也

曰

我何以益子哉二者非一端可
竟無一日可已正恐勤始而怠

終耳勿謂民行已興也所以先之者愈加勿
謂民事已舉也所以勞之者愈力持之久而

無倦

此我所以
益子者耳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

宰固有為政之大體也眾職修
廢宰之任也豈必事事親之惟

先

分有

司

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庶獄乎反
宰之任也豈可一槩行之惟大過不得不懲而

赦

其小過

則刑不濫而民心悅矣人才用
舍宰之任也豈可淹抑不舉惟

舉

賢

有能者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亦修矣仲弓以先
德才有司赦小過易能也慮賢才之不能盡見知於我故

曰焉知賢才而舉

之曰

用人一端亦有至公至大之體焉不必盡出諸已而私之也爾
雖不能盡知豈無爾所知者乎持恐知而不舉先虛此知耳果

舉爾所知

則爾知
者爾舉

之人知者人
舉之誰謂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哉揀此三者以
往宰天下可矣

○衛出公輒者夫
子路不為也

子路

仕衛不知其非而設問

曰

如假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子曰

政先立本君臣父子之問名實不可紊也

必也正名乎

蓋是時衛輒據國拒父不父其父而禍其祖而君臣之分亦未定故夫子云然

子路

率爾妄對

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爾以正名為迂亦知名不正之流弊乎有名即有言

名不正則

宣之

言必不順

有言即有事

言不順則

措之於

事

必無以考實而

不成

由是

事

不成

則

秦亂無序乖戾不和而

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

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

刑罰不中刑

罰不中

善惡不分趨避莫決而

民無所措手足

名一不正而流弊之極至此

故君子名

之必

使

可言

順而

也言之必

使

可行

而事成禮樂與刑罰中

也

假令名不當其實而苟於其言則無一之不苟可知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以正名為迂是欲以苟道為政也可乎哉由是觀之聖人之所以正名或非後人意計所及

但據理斷之蓋能正名則為衛政不能正名是不為政耳豈有權宜作用調停遷就於其間哉

樊遲

學於夫子乃不請所當請而

請學稼子

微曉

曰

老於農者知農

吾不如老農

言農而圃可知

矣遲不悟又請學為圃曰者於圃者知圃吾不如老圃樊遲竟不請所出得毋求老

請之乎農圃者小人之事也樊須屑屑於此小人哉樊須也獨不以大人之學自為乎夫今日讀書求志之士即異日出身加民之士也禮

者大人所以整齊乎天下者也誠上誠好禮而治躬臨民則上以禮民應莫敢有不敬者矣義者大

天下誠者也誠上好義而行止舉錯各得其宜則上以義民應莫敢有不服者以信者大人所上

誠而存主推行無一不實好信則信上以民應莫敢有不用情者夫禮義信盡於上而敬服用情類應於下

如是則四方之民方且竭農圃之力以奉極負其子而至矣方且竭農圃之力以奉焉用

稼為哉

○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詩三百篇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考政治之得失誦之者必達於政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諭誦之者必能專對今有人誦詩

三百乃授之以政措置乖不達使人於四方不能專對夫

嘗誦詩三百而不達不能無異也誦甚矣口耳章句雖多亦奚以為之未無異也

○子曰人之出身如民者不恃令而恃身也正身者正人之本其身正然感發興起不令而行若其

身不正

而徒以之責人且有辭於我

雖令不從

焉為人上者可

○子

有感於魯衛之衰而歎

曰

昔周公封於

魯

康叔封於

衛

本兄弟之國

之政

言之祖功宗德廢墜不存雋章成憲急棄不守教化陵夷

秦壤適成其為

兄弟也

可慨也夫

○子

慨世祿之淫侈而稱子荆以風之也

謂衛

公子荆

者以世室之貴大夫之尊乃能

善

居室

而有恬淡之風焉蓋子荆

本不以家計營心方其

始

也器物用度皆之無者草草有矣在他人心必求盡

曰

吾今

苟

合矣

推其心雖止於始有亦以是為足而

不復望矣及其既也器物用度漸漸

少

加備而在他人必求悉

曰

吾今

苟

完

矣

推其心雖止於少有亦以是為足而不復求矣

及其後也器物用度充足有餘而

富有

然未必至於精美也荆若

曰

吾今

苟

美矣

推其心較之始有少有之時而已過望矣夫由合而完由完而美可

見循序而不生驟進之心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可見有節而不生求全之念子荆誠善居室矣使世祿之家而盡若斯豈有怙侈滅義者哉

○子適衛冉有僕子

見衛民之

曰庶矣哉

誠幸之也抑應之也

冉有曰

民而庶可

聚亦可散也

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

養以厚民生所以保此庶也必制田里薄賦斂以

富之

曰

民而富可治亦可亂也

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

教以正民德所以善此富也必立學校明禮義以

教之

教養具舉王道備矣豈止為衛策治法而已哉

○子曰世莫我其以吾道為難行也夫我特不得國而治之耳苟有委諸國而用我者度自晷一年月而整飭紀綱

修舉廢墜朝野之問次第就理已其庶乎可也積而至於三年則財足兵強教行民服而治功有成矣惜乎不得一試而徒託諸空言也

○子曰世教之衰下多殘暴上特刑殺以殺止殘而殘日甚殺終不可去也嘗憶古語有云善人為邦相繼百年愷悌入於人心慈祥流為

風氣即未至協和於變亦可以勝殘暴之入而去殺刑殺之事矣由今思之揆情度勢誠哉是言也聖夫

治不可得而思及善治善治併弗之見而寄想於空言感懷何如哉

○子曰論治貴求其至然惟久道而後化成有如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所謂仁也就一人而言之無一事之不仁合四海而言之無一人之不仁此非積久何以

能有致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馬緬懷至治能無穆然深思澤然高望也哉

○子曰人言從政亦知所以從政者身乎上而君下而民皆賴我身正之而必先問我身之正不正始苟正其身矣於從政

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從政者宜知所本矣

○冉子退季氏之私朝子曰何晏也對曰國有政而議之是以晏也夫季氏以國政而與家臣謀

於私室其專甚矣子佯誤不曰求誤矣此必其事也知有政當與諸大夫謀諸公雖不

吾以吾其

得

與聞之

夫子一言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

之小

必於興邦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雖然亦有之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

不易

夫為臣且不易為君之難更可

如知為君之難也

則必上畏天命下畏民巖兢業居心勵精圖治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

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雖然亦有之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

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夫人君正賴輔弼之臣獻可而替否耳今曰莫予違

如其言

善而

莫之違也

則君令臣共奉行德意

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

將君驕臣諂國

非事目

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興喪之下敬肆之間而已矣

○葉公問政子曰

政以得民心為本民在吾境內者

近者

也德澤不施怨恚交作安望悅乎今則歌至治樂太平而

說

馬氏

境外

遠者

也仁風未播漠然寡情安望來乎今則想樂郊願歸附而來

馬是豈知取而術訪之哉感應之理然也其以實心行實政可矣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

以其有近小之見戒之

曰

躁急之人方為而遽責其銳是欲速也子必需以從容持以悠久

無欲速

馬淺狹之人狙於卑近而昧於遠大此見小利也子必廣大其志意宏遠其規模

無見小利

馬蓋政貴能達然必以漸而後可達存一欲

速則

急遽無序而反

不達

矣所以無欲速也政期大成志大者不顧小持一

見小利則

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

不成

矣所以無見小利也夫遲速各有定候非謂必不可速也欲速則速所不當速而患生小大在所兼舉非謂必棄小利也見小利則顧小失大而弊甚知此二者而去之則為政之道得矣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

之

夫子父且不知有直而不知有父爾

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

父

但盡義方之訓以冀其改圖外則

為子隱

之而不使揚於人父有過

子

但盡幾諫之道以望其遷善外則

為父隱

直者揆之天理而正體之人情而安耳父子相隱迹若非直然理順心安不求直而

直在其中矣

寧有賊恩之失哉

○樊遲問仁子曰

仁者心之德也心存而不放則私無所容而心德在是矣一

居處

也偶即於惰慢則不恭而心放於居處之時矣必端

莊有持而恭

也稍涉於怠忽則不敬而心放

執事

於執事之時矣必主一無適而敬

與人

也稍雜以欺偽則不忠而心放於與人之時矣必真實無妄而

忠

馬是三着既無時之可離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為仁之功有外於此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士先行已任重道遠不可苟也必立

然有恥非義非道之心則大德細行全無玷缺而又材堪世用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不徒詞令之長而已如此則內不辱

已外不辱君本末兼該才德並著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士固以才節兼全為貴然節為重才次之亦有本立而才不足者而

立本之地孝弟為先其必克盡其實見信於人而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

曰語士而再及其次幾難言之矣世有言未必當於信未必合於行義而必果據其硜硜然堅確不移特

小人之見識哉然較之不信不果之人此猶不失為自守之士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

政者何如子曰乃不平而歎曰噫人之品量雖不齊然既居位行政亦必有可比數者而算之若今之從政者本末既無足觀言行一無可取猥居鼎鉉之

尊而下同斗筭之人馬爾曹何足算也而置之夫子每問愈下宜

○子曰道者中而已矣必質學兼優無過不及所謂中行之士而後可以仕道今不得中行而與之耳從何必

也次於中行而終可也狂狷乎蓋道非委靡者所能勝必期於有為亦非卑污者所能勝必貴於有守狂者願望高遠而進

取狷者持守堅定而有所不為也雖一則志過高而行不掩尚有待於裁抑一則知不足而守有餘不無需於激勵要皆可歸於中而與道為一

者也我之所為
情不已者以此

○子曰甚矣人不可無恒也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巫醫蓋巫可以交鬼神無恒則誠有不足而神必不享醫所以寄生死無恒則業有不精而醫必不效夫巫醫賤役也且不可作况道德之微身心之重而可以無恒者預其間哉善

夫言近而指遠也且恒之有無不惟術業居之亦且榮辱係之易恒卦九三爻辭曰入而不恒其德則或承之羞辱之事矣

子曰無恒取羞易有明訓如此不占而已矣苟玩其占豈不念無恒之取羞而惕然知警哉

子曰均之處眾也同道相濟謂之和曲意相徇謂之君子之存心也公其與人也惟據理

和而不同馬小人之存心也和其與人也俱任情同而不同馬子曰賢者

○子貢問曰論人稽諸好惡公論鄉人皆好之何如可為子曰固見

推於人然一鄉皆好安知非同流合污者乎未可遠信也又問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可為子曰

賢者固不諧於俗然一鄉皆惡安知非說世戾俗者乎未可信其也蓋人品不能盡同好惡必從其類以皆好為賢必鄉人皆善而後可以皆惡為賢必鄉人皆不善而後可此必

無之不如審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善與善相契必有可好之實善與

不善相違而非苟合之行矣

○子曰

人之立心公私恕刻常相反也人而

君子

與承其職以事之則

易事而

欲投其好以說之却

難說也

蓋其立心本公

不可以非禮相干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似乎落落難合矣

及其使人也

則又存心甚恕惟因其材而

器使

說之何其難而事之何其易乎人而

小人

與居其下而事之甚

難事而

欲迎其意以說之却

易說也

蓋其立心本私原可

以利欲相當

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易與矣

及其使人也

則又存心甚刻必

求

備

於一馬說之何其易而事之又何其難乎

○子曰

人之氣象根諸心形諸外者也循天理而安舒自得謂之泰徇人欲而侈然自肆謂之驕君子小人於焉判矣

君子

內省不疚自然心廣體胖

泰

而不驕

縱欲自恣不覺氣盈自滿

驕

而不

泰

是皆必有之驗不期然而然者人可

○子曰

仁為人所同得不能不拘於氣質之偏柔懦而委靡者不勝物欲之私文飾而口辯者不勝外馳之失其去仁也遠矣若夫

剛

者堅強不屈

木

者質樸無華

訥

者遲鈍不佞

近

仁者也剛毅不屈於物欲其與心無私欲者近矣木訥不至於外馳其與心存不放者近矣有是近仁之資而更克之以學

豈不可與仁為一也哉

○子路問曰士美稱也必有可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以子路所不足者告之

曰人之學有實得積之厚養之純則形諸氣象之間必有不同者如其情意懇到辭氣詳切容色和悅切切悌悌怡怡如也則平日

尊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積中發外之效具見於斯可謂士矣但合而觀之固有渾全之妙養成者時措而咸宜朋

友以義合當盡切切悌悌兄弟以恩勝貴致怡怡馬倘混而施之保無賊恩之禍

○子曰今之民特不得善人而教之耳善人者不忍民之漓其性而流於不孝弟不忠信者也不忍民之失其業弛其備而至於貧且弱者也果得善人教

民而七年之久則必謹庠序明禮義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將見東亦可以之使即戎而

先矣善人教民之效如此

○子曰戰危事也必教之有素然後不得已而用之乃可以制勝以不教之民

戰直以民是謂棄之耳民可棄乎哉奈

憲問第十四凡十

憲問天下事何恥子以憲之守有餘而曰世治而有為世亂而有邦有道之時不能

然穀與夫

邦無道

之時不能獨善而亦晏然穀也

二者心也夫憲之獨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夫

子所以廣之

○憲舉其所能者以相質也曰人心有必不容遏之私如氣盈而

克也

伐也

怨也

欲也牽引循環此沒彼出實足為不

行焉

則人欲既屈天理得伸意者

可以為仁矣子曰

人於是四者有之於中必發之於外今謂制之使不得行自非有堅忍之力者不能

可以為難矣

然外雖不行其根仍在制防消疎乘間竊發若以語夫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之

仁則吾不

敢

知也子母徒恃

過欲之能而求所以去私以復理則幾矣

○子曰

凡人意所便安之處謂之居世俗之人往往係戀於此若夫自命為

士

宜但知義理之所在而不為情欲所擾矣

而

懷居

焉勢必以欲滅

義以私害公仍與庸人伍耳

不足以為士矣

○子曰

天下之治有污隆君子之道有變化當

邦有道

時以君則明以臣則良可以過其直也故侃侃持論而

危

其

言

矯矯獨行而

危

其行非立異也道與時合無所忌諱言與行但高而無害也當

邦無道

時以君則驕以臣則諂時不可以遠其直也故道義自持但

危

其行而

言

則辭氣

孫

順焉非屈已也道與時違不妨韜晦以遠禍也君子無入不自得者以此

○子曰天下之人可以內而必其有德者雖簡默寡言而和順積中必有言若

有言者非不媿媿動聽也安不敢其有德也仁者本沉靜寡營而心無私累

必有勇若勇者非不烈烈任事也或不敢其有仁也學者可以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昔羿善射能皋萬夫乃一則為家眾

俱不得其死然禹平水稷播百躬稼以垂萬世而一則及身受

有天下恃力者亡修德者昌實其然乎适蓋以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夫子也夫子但存其不答南宮

适亦會其出夫福善禍淫雖說可憑而不可憑而善子於其既出曰君子哉其若

人之品尚德哉其若人之心乎可以

○子曰仁也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君子志於仁者也宜無時而不仁矣然毫忽之間

而不仁者有矣夫至於小人則失其本心縱天理未有小人而仁

者也君子容有不仁君子當知勉矣未

○子曰天下有甚切之情則有必至之事父宜愛其子也而姑息之愛非愛是故不愛則已如其愛之必將嚴於庭訓督以義方問有能勿勞者

乎臣直忠於君也而將順之忠非忠是故不忠則已如其忠焉必將時為逆耳不憚批鱗問有能勿誨乎如勞以成愛誨以成

得矣知惟愛故勞惟忠故誨而為子與君之道不即可悟哉

○子曰國有辭命所以講信修睦解紛息爭以善其邦交者也為命也禘謀善謀草

創之畫其規模具其梗槩馬草創矣須博雅也世叔熟於典故使討論之旁收曲証考古而酌今焉討行人

之子羽使出其應對之長而脩飾之損其大繁增其不足焉如此辭意工矣猶恐文采未具章也居東里之子座出基華國之才

潤色之發其光澤俾之鮮新而命於是乎成焉一辭命也兼四子之長以各效其能且子座為相臣知人善使而已居其後皆善物也宜其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而鄭之以弱為強所賴於

辭命者豈
則小哉

○春秋時鄭有子產楚有子西齊有管仲皆名大夫也或人欲折衷於夫子而先問子產子曰子產為政崇恭儉黜奢汰作封誣鑄刑書其事雖嚴而其

心則主於愛殆惠人也既問子西夫子西能遠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世俗以為賢然連其王號不草書社沮封召白公以致亂則昧於大人暗於知人可知

他不足取矣子外之曰彼哉彼哉若無所用其褒貶者然又問管仲曰是人也觀人之心服其功而不怨可知矣舜有驍

邑三百戶伯氏之封邑也桓公以仲有輔相功奪伯氏駢邑三百以與仲夫與之者桓而奪之者實仲也伯氏貧矣能無怨乎乃飯蔬

食沒齒無怨言非心服其功何具有此

○子曰境有順逆情有難易以常情論之當其貧也衣食不給俯仰無肯境誠苦矣而無怨能安於義命畧不亦難乎若夫

富者氣盈往往多驕然而無稍知義理亦無至驕猶易也易不以為難而忽之則善處富矣

○子以孟公綽不稱魯大夫之職故私論之曰人之才德各有所宜我觀孟公綽者以為趙魏老則優

蓋大家勢重而無論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本無所賴於才則即其廉靜寡欲已足養望而坐鎮之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也滕薛國

小政繁夫夫位高責重使才不足泛用徒恃此恬淡寡營者與其閭將何以勝任而愉快乎夫不可為滕薛大夫則不可為魯大夫明矣蓋病嘗用人之不當也

○子路問如何而後成人就子路所可及者語之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今姑以若

臧武仲之知足以窮理也公綽之不欲足以養心也卞莊子之勇足以力行也

冉求之藝足以泛應也兼此四子之長而未能化也則又文之以禮樂涵養陶冶幾於中和使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粹然無復偏倚駁

雖之蔽是雖未可語以聖人之極至亦可以為成人矣既而曰人固貴取法乎上而今之成人

者

又何必然而忘義今苟

見利思義

馬庸人每見危而苟免今則

見危授命

馬庸人每言而

無信今則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馬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而有是忠信之實則大本無虧

亦可以為成

人矣

夫子此言似寬而恕之正激而進之蓋欲子路勿恃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問

衛大夫

公叔文子於之公明賈曰

我聞爾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信乎夫

子

竟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

人之應酬交際必不能免若竟不言不笑不取豈人情哉是

以告者

非無因而措辭之太

過也

人惟輕於言易於笑濫於取則人往往生厭而併其當言當笑當取之時而亦厭之我

夫子時然

後言

則人

方樂聞其言而不多得故

不厭其言

樂然後笑

則人

方喜逢其笑而不多得故

不厭

其笑義然後取

則人

方樂逢其取而不多得故

不厭其取

是以稱之過而竟謂不言不笑不取也如賈所云文子竟合於

時中之道矣夫

子

樂人之善而又不致輕信不禁驚喜而致疑之

曰其然豈其然乎

○臧武仲

為季孫廢長立少後因為孟孫所誣斬關而奔邾後如所封之防邑請曰紇不佞失守宗祧紇之罪不及不祀苟守先祀無廢文仲宣叔之二勲敢不避邑因立其弟為臧氏後仲乃奔齊

子

論曰臧武仲

得罪於君不得保全人之境土已去防而奔邾則後之立與不立惟魯之命仲不得而求也如念先人之宗祀不可以無後則歸於魯以身請之可也又